

文化母题驱动的现代中式嫁衣设计实践

——以“花令时序”项目为例

周宁 李凌 巴书妍 贾泽义 白思睿

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天津 300380

【摘要】：针对当代中式婚服设计中存在的视觉同质化、文化内涵表层化以及婚礼场景适配性不足等问题，本文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“花令时序”为研究基础，探索传统婚俗文化在现代中式嫁衣中的当代表达路径。研究以唐、宋、明三朝汉制婚服形制为文化依据，引入“十二花令”时序系统，将花卉寓意、礼俗文化与女性情感体验转化为系列化设计语言。通过文献梳理、用户调研、纹样提取、结构重组与样品实践等方法，构建兼具文化叙事、系列逻辑与场景适配能力的现代中式嫁衣产品体系。研究提出，以文化母题驱动品牌叙事、以时序主题强化系列识别、以模块化结构适应多元婚礼场景，能够实现传统婚服文化价值与现代消费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，为现代中式嫁衣的设计研发与品牌孵化提供新的实践思路。

【关键词】：现代中式嫁衣；十二花令；婚俗文化；模块化设计；东方审美

DOI:10.12417/2982-3846.25.07.022

1 引言

中式婚服根植于古代传统礼仪与礼制规范，传统婚嫁服饰拥有严谨的仪制底色、礼乐文化内核，是婚礼仪式感的源头依据^{[1][2]}。但随着市场快速扩张，设计同质化问题突出：许多作品围绕龙凤、牡丹、重工满绣等，呈影楼化、戏服化，文化表达停留在表层符号堆砌，缺乏对传统服饰精神与结构逻辑的深度理解。同时，当代青年消费者更注重婚服的文化气质、审美内涵与情感表达，追求传统礼仪与现代简约的融合、东方意境与国际审美的平衡。在当代背景下，怎样摆脱符号化、装饰化依赖，回归东方服饰审美精神，成为现代中式嫁衣设计的核心问题。本篇研究以“花令时序”项目为依托，以文化母题为设计核心，以“十二花令”建构时序叙事，梳理了唐宋明服饰形制的发展脉络、传统婚服的历代形制演变，为当代嫁衣设计提供正统服饰史料与形制考据支撑^{[3][4]}。

1.1 问题提出

当前中式嫁衣的设计存在四大突出问题：（1）视觉同质化严重：秀禾服、龙凤褂等样式固化，高频符号滥用导致审美疲劳；（2）文化表达表层化：传统元素仅作装饰堆砌，缺乏内在叙事与精神内核；（3）风格偏向重工浮夸：缺少现代审美所需的克制感与高级感；（4）结构与场景适配不足：版型僵硬、穿着不便，难以匹配现代婚礼多元环节。由此提出核心命题：在不泥古、不复古，不仿古的前提下，如何构建兼具东方精神、现代审美与实用功能的现代中式嫁衣系统。

1.2 研究思路与核心观点

（1）文化层面：以“十二花令”为时间框架叙事，将花卉

寓意内化为面料肌理与隐性视觉；（2）审美层面：以极简主义弱化冗余装饰，强调留白、温润与含蓄气韵；（3）结构层面：外显东方平面特征，内用西方立裁、省道转移、归拔等技术实现合体性。（4）核心观点：现代中式嫁衣的创新，不仅仅在符号叠加方面，更在于文化母题、面料肌理、结构逻辑和整体气质的协同建构，实现东方审美的当代再生。

2 文化母题与“十二花令”叙事建构

2.1 从吉祥符号到文化主体

传统婚服经常将龙凤、牡丹等作为表层装饰，文化表达趋于符号化、工具化。传统服饰纹样、民间婚服吉祥纹样的文化寓意、民俗审美价值，是现代嫁衣设计的装饰灵感宝库^[5]。本研究将花卉从“装饰元素”提升为“文化主体”，使其成为婚服气质生成、情感传递与时序叙事的核心载体，让纹样从“外在点缀”变为“内在精神”。

2.2 “十二花令”的时间性文化逻辑

“十二花令”并不是简单的月份花卉对应，而是融合了东方时间观、生命仪式感与婚俗吉祥寓意的文化系统。花卉与女性成长、婚姻时序、季节礼俗呼应，使婚服具备连续叙事性与专属纪念意义，形成区别于静态吉祥图案的动态文化表达。

2.3 纹样的隐性化表达

设计摒弃了大面积外露刺绣，将花令纹样融入丝绸织花、提花、印花肌理，实现“远观克制、近观可读”。以含蓄、内敛、隐而不露的方式传递着吉祥寓意。回归中国传统审美“淡、雅、静、藏”的本质，避免了视觉浮夸与装饰冗余。

作者简介：周宁（2004.6.12），女，汉族，山西晋城人，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在读，研究方向：服装与服饰设计、中式婚服设计。李凌（1978.1.1），女，汉族，天津人，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，研究方向：传统服饰文化、服装设计理论与实践。

基金项目：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“花令时序——现代中式嫁衣品牌孵化研发”（项目编号：202510058109）。

3 唐宋明婚服形制的现代转译

3.1 三朝婚服的审美差异与共通精神

唐代婚服宽博舒展、开放华美；宋代清雅克制、线条修长；明代礼制规整、端庄沉静。三者虽风格迥异，却共享东方服饰的平面结构、秩序感与内敛精神，为现代转译提供了稳定的文化基底。

3.2“不泥古”的转译原则

设计拒绝了复原复刻以及影视化古装模仿，提取三朝形制的精神内核：廓形比例、衣身关系、收放节奏、穿着气质，而并非照搬历史外观。在保留礼仪感的同时，适配当代人体与穿着场景。

3.3 极简主义与东方审美融合

极简主义与中国传统审美高度契合。设计弱化重工装饰，强化面料质感与线条节奏，以留白、简练、温润的视觉语言，打造兼具仪式感与日常高级感的现代东方嫁衣，摆脱影楼化、厚重化的市场惯性。核心的现代中式嫁衣创新观点——拒绝简单复古、立足跨文化视野、融入当代极简审美、融合中西工艺，完成传统文化的当代转译，塑造兼具时代气质与文化自信的新中式婚服表达^[6]。

3.4 红与白：中西婚俗文化并置

系列分为红色系与白色系：红色承载着传统吉庆礼俗与仪式心理；白色回应了现代审美对纯洁、浪漫与国际化的需求。二者并行兼容，形成适配多元婚礼观念的现代中式嫁衣体系。

4 结构隐藏与中西技术融合

4.1 外平内立的结构逻辑

整体外观保持着东方平面化特征，减少外露的分割线与破缝，维持整肃简练；内部采用了西方立体裁剪，通过隐藏省道、结构分割实现贴合人体的现代版型，做到“外观传统、穿着现代”。

4.2 经典部件的现代结构处理

对云肩、披帛等传统部件进行了结构优化：云肩做省道转移和轻量化处理，披帛采用了立体塑形和隐藏固定结构，既保留了礼仪辨识度，又提升了穿着稳定性与活动便利性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杨天宇.仪礼译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.
- [2] 王文锦.礼记译解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1.
- [3] 华梅.中国服装史[M].天津: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8.
- [4] 沈从文.中国古代服饰研究[M]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5.
- [5] 崔荣荣.近代民间服饰纹样的文化解读[J].装饰,2010(02):80-81.
- [6] 张竞琼,李洪琴.中式婚礼服的现代设计路径[J].服装学报,2017,2(04):455-460.

4.3 归拔技术与柔性廓形塑造

运用了归拔工艺塑造人体曲面，使服装贴体而不紧绷、修长而不僵硬，实现了东方柔性线条与现代廓形的统一，平衡了平面意境与立体功能。

4.4 技术融合的文化意义

中西结构的融合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借用，而是以现代服装工业逻辑去理解传统服饰精神，在吸收西方结构方法的同时，更深刻地呈现东方服饰的空间秩序与审美价值。

5 “花令时序”项目的实践价值

5.1 从设计实践到品牌意识

项目超越了课堂效果图创作，形成完整的系列化开发、产品逻辑与品牌叙事，建立可迭代、可传播、可市场化的嫁衣研发框架，给学生创新项目向品牌转化提供了路径。

5.2 现代中式嫁衣的新方向

本研究提出，中式嫁衣未来发展应该告别重工堆砌与视觉奇观，走向文化气质化、生活审美化、仪式情感化，强调文化深度、穿着体验与个体表达等。

5.3 现实意义

项目提升了青年对传统婚俗文化的认知，推动传统文化当代表达，为中式婚服品牌研发、设计教学与婚礼美学创新提供实践参考。

6 结语

本篇研究以“花令时序”项目为载体，探索现代中式嫁衣的文化转译与设计创新。研究表明，现代中式嫁衣不应只依赖传统符号的表层叠加，更应回归东方审美精神与结构逻辑，通过文化母题、时序叙事、面料肌理与隐藏结构协同建构，打造兼具文化内涵、现代审美与场景适配的设计体系。

本项目以唐宋明形制为基底，以极简主义来回应当代需求，以中西技术融合推动实现实用功能，完成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的开放性转译。现代中式嫁衣的未来，不是简单复古，而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下，重新激活传统婚服的审美精神与仪式价值，走向更具文化自信与时代气质的新表达。